

抨击美女

美女其人与她的作品



卫慧贾平凹类比

肉体展览不是文学

七十年代人的文字裸舞

“美女作家”：勇敢+不恶脸

王朔评“用身体写作”的棉棉

前言

写“性”的与读“性”的

作者：吾水

近一段时期，网络与报刊不吝版面，把注意力投在上海两个小女子身上，美其名曰“美女作家”，引起文坛一阵狂风。文章很多，赞美与贬斥交杂，但鞭挞的文章居多。而这种文章又大抵分两类：不屑与谩骂。

文学大都忌讳“性”，写“性”的大都遮遮掩掩，读“性”的像偷情般的猎奇。美女作家写“性”却表现得格外大胆。这样，立刻被正统观念列为异类。

很显然，棉棉与卫慧的小说自然不属于主流与正统，并带有堕落与反叛的嫌疑，归为“新新”与“另类”。我不知道这种划分的标准何在？

我不知道文学的标准是什么？但我懂得每一个时代都有主流。正如《艳阳天》与《金光大道》也充当过主流一样。现在我们认为那不能算是创作，但当时又有谁怀疑过呢？即使有也几乎与布鲁诺是同一下场。

实际上，我们现在所奉行的标准不也有许多地方值得反思的么？21世纪就是21世纪，这是个纷争与令人狂躁不安的世纪，我们太习惯过去，并认为其合理，如果有另类的声音，我们就认为是洪水猛兽，是另类，是大逆不道。

问题更可笑的是，这次我们的目标是两个女人，两个美女，两个能码字儿的美女，我们所积累下来的不平，这个时候便可以发泄了。于是，我们找到了扑脏水的地方。但先生们，你们想过没有，在你们的嘴中与笔下，又有多少是从社会与文化角度出发的呢？

卫慧和棉棉，所谓的“70后”，她们所处的社会与我们一样，但她们所受的教育，特别是社会环境给她们的影响与我们是区别的。物欲横流，官场腐败，社会不安定，加上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等等因素，使这一代人感到了一种迷茫与压力，我们所受的正统教育与这些又有些脱轨，于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就导致了许许多多的不一样的想法，与“正统”相去甚远的想法，其实都可以理解。

卫慧与棉棉不过写了些与“正统”有一定距离的东西，你可以不接受，但你没有权利去封她们的嘴。你可以不读它，但你不能不让这些存在。很多东西不一定不真实，真实的东西，作者自己写下来没有过错的。要知道，书店里的任何一本她们的作品的售出，都不是强迫的。

我们的社会，应该多一些声音，一种声音与一种颜色的时代 we 有过，但它导致的是一个可怕的时代。我们这个民族曾经为这个时代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们应该允许与我们所谓的“主流”不一样的声音存在。



赝品时代的写作 / 吴亮(1)

卫慧:做一个上海宝贝 / 叶敏剑(6)

所谓肮脏所谓抄袭…… / 片片枫叶红(10)

真实? 作秀? / 假道学(12)

我不是星——棉棉在线答网友作者 / 李英(14)

棉棉,只是笑话 / 摇滚(18)

“呕像”的黄昏 / 野麦子(19)

棉棉们,你们根本不懂什么是文学 / 扫把女巫(20)

《我爱卫慧》 / 野花(22)

棉棉:不是枪与玫瑰 / (24)

书城“高烧”不退 / 周帅(28)

像卫慧那样疯狂 / 飞雪(29)

冷眼看美女 / SHOES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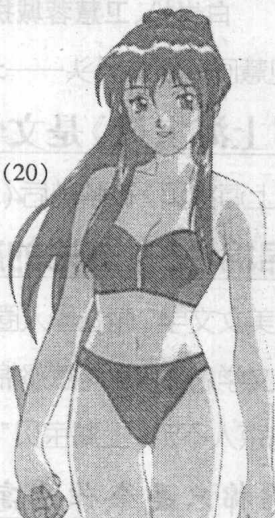
前卫,西化,与崇洋媚外 / JSP (34)

卫慧的复旦情结及其他 / 复旦人(35)

别了,司徒卫慧 / 快捷键(37)

别了,司徒卫慧们

漂亮不是错,错的是自恋 / 郑小米(39)



陈染、卫慧动摇男性主流体系的另类 / 教 官(40)

爱情就像一枝烟 / 快捷键(43)

李方检讨写《你是美女吗? 当作家去吧》

的心理背景 / 李 方(45)

名人售书打擂台

白岩松、卫慧蓉城拼魅力 / 谭 飞(47)

卫慧回避媒体风头——北京之行静悄/(48)

《上海宝贝》是文学垃圾/(49)

《上海宝贝》被禁前后/(51)

棉棉小说:沉沦的麻木/(52)

“美女文学”席卷华人圈/(53)

“文学启蒙老师”惹怒棉棉/(54)

北京人不宠“上海宝贝”/(55)

棉棉只是个作秀高手/(56)

棉:新新人类作家火引出文学追星族/(58)

卫慧与健康的批评/(60)

棉棉访谈录/(62)

中国女作家精神贫血/(64)

肉体展览不是文学/ 周海波(65)



小说创作的新现象 / 王泽群(66)

别像卫慧那么疯狂 / 胡 琦(67)

被无限延长的青春期 / 陈 村(70)

70年代出生的人 / 调 侃(71)

树叶、大力丸,代表,还有七十年代 / 野麦子(73)

谁也不能代表谁! 卫慧、棉棉不等于七十年代人 / 白草洲(76)

卫慧、棉棉和 70年代 / 关孙六(77)

青春期无法延长,更年期却会早到 / 卫 国(79)

《上海宝贝》和女性解放(81)

柳建伟点穴“美女作家”:勇敢+不要脸(85)

《挪威的森林》VS《上海宝贝》 / 小 林(86)

腐烂的苹果 / S HARIS(88)

卫慧,翻版张爱玲(93)

杜拉斯、三级片 AND 卫慧我的宝贝 / BLOODFLOWER(94)

文学 = 无耻 / 王 边(96)

北京女作家寄语中国男人:拼搏的男人请珍重 / 术 术(99)

另类情爱文学 / 无人岛(105)

给棉棉的一封信 / WWNH(106)



“我”写《上海宝贝》的心态 / MAOMAO(110)

“用皮肤说话”不是小说家 / 李骏虎(204)

拒绝卫慧小说: 一半自述的生活方式 / 周泉(206)

“新新人类”的“欣欣” / 伪币制造者(207)

美女 / 男作家 / ECHOYING(211)

《上海宝贝》: 中国男情哀微的隐喻 / 向日葵(212)

别了什么? 答快捷键 / WWW(216)

写在卫慧的边上 / 快捷键(217)

美女作家“错”在哪 / 愚人(220)

也无风雨也无晴 / SUOB(222)

灰色面孔和清醒内心 / 铁嘴阿良(223)

七十年代,我要说 / 雨燕(225)

我们是迷惘的一代 / 天堂鸟(229)

王朝评“用身体写作”的棉棉(231)

我是卫慧(232)

卫慧印象(233)

出语惊人的棉棉 / 秦韵(235)

“70后”作家群扫描 / 俞小石(238)



评论家、作家如何看待“七十年代人” / 陆梅(242)

卫慧和贾平凹之区别 / 阮步兵(252)

“另类写作”的阴影 / E 行为(255)

消费时代的“美女文学” / 贺绍俊(258)

作文不及格能做女“作家”? / 虹影(259)

“美女作家”吵架全无美感! / (264)

好小说坏小说韭菜鸡毛煮一锅 / 潭快讯(267)

知名评论家作家说卫慧 / 庄园(269)

无知者无畏 / 钟 鲲(271)

透明的一代 / 老大哥(276)

落入“甫士”深渊的美女作家群 / 少女小鱼(277)

七十年代人的文字裸舞 / LOOKING(279)



附美女作者作品集

- 说吧说吧/ 卫慧(113)
- 甜蜜蜜/ 卫慧(140)
- 床上的月亮 卫慧(135)
- 盐酸情人/ 棉棉(180)



(甘)新登字 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抨击美女/ 吾水编

ISBN7-80607-054-0/ I · 26

I. 抨…

II. 吾…

III. 小说—评论—当代

IV. I247·58

抨击美女

● 吾水编

出版发行:甘肃人民出版社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9 字数:20千字

版 次:2000年7月第1版

200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5000

定 价:16.8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赝品时代的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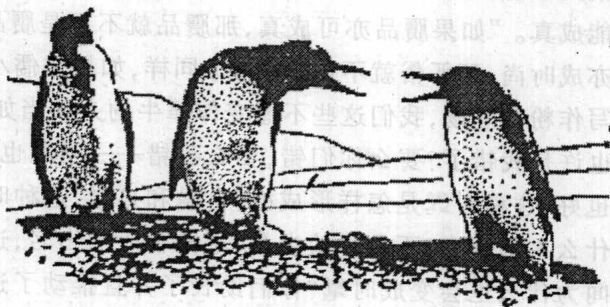
作者:吴亮

由于公众平庸,佯扮另类得以独树一帜;由于普遍无知,东拼西凑得以欺人耳目;由于批评低智,拙劣写作得以大行其道。

人人皆为看客。在剧院中,他们面面相觑:谁是今日的主角?

生活即赝品。

——摘自作者手记



“现时代生活的最大秘密,就是它的——不真实。”这句话并非是我的发明。十年前,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时心头曾为之一颤。

我惊恐地合上书本,逃到大街上,试图去证实(或推翻)那咒





语般的判断——它像锋利的薄刃，挑破了我与现实之间的那层纸；现实，以及现实投在纸上的影子，究竟孰真孰假？或者，居然全是“不真实”？那时候我已放弃了文学阅读，因为它已经没有真实性可言。可是，展现在我面前的现实，它的真实性又如何？我把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搁置起来，没想到一搁置就是十年。

十年过去，一个赝品时候降临了——不必去历数那充斥在我们四周，在那光华四射如山般堆积的丰裕物品中，在那时髦人群的衣冠面具背后，在喧哗里，在无数闪烁财富的高楼大厦内部的种种虚假不实，就回到我久违的文学写作中随便浏览一下吧，那里，最近发生了一些什么变故？现代主义大势已去，被市场体系所促成的享乐主义全面抬头，正在嘲弄精神和伦理的守护人。俗鄙的趣味，伪劣而夸张的故事被粉饰成新潮，无聊的拜物教宣谕，斑斓却又贫瘠的拼贴文体四处泛滥，糟糕透顶的灵魂侏儒畅言无忌地盛行于世，这一切，竟然还获致热烈而愚蠢的喝彩！

很久以前，大卫·罗塞就曾经预言：“普通人都不晓得凡事皆可能成真。”如果赝品亦可成真，那赝品就不再是赝品。如果恶俗亦成时尚，那恶俗就不再是恶俗。同样，如果侏儒小人也竞相写作粉墨登场，我们这些不愿变作犀牛的人又当如何？

也许是我错了？要么你们错，要么我错——错乱也好，佯作错乱也好，这种时髦是怎样形成的？自暴和自慰，这种时髦到底受到什么人的欢迎？不名誉的出名，不择手段的出名，这种荒唐的丑闻为什么也会变成时髦？你们助长了并且推动了这种种不名誉的错误，你们欢呼这种不名誉是一种新的自由而忘了这其实是一种新的奴役，你们推崇这种恶俗的写作，为它贴上了前卫的标签却不知道那是站污了“前卫”这一光荣的称号，你们用鼻子嗅到新写作中的香水味，可是没有能力嗅到里面的腐败气





息，你们说那代表了未来但忽略了未来的陷阱、沼泽与坟墓——总之，你们实在是愚不可及的一帮！还有你们，你们谁是无耻的萨德？谁是大胆的热内？谁是早慧的萨冈？谁是金斯堡？谁是费茨杰拉德？谁是凯普亚克？谁是米勒？谁是梅勒？谁是垮了的一代迷惘的一代？谁是摇滚歌手？谁在吸毒？谁在酗酒？谁在滥交？你们中没有谁具备极端的经验，罕见的天才，巨大的勇气，诡异的风格，率真的面貌，和一往无前的姿态，你们什么都没有。所以你们只是——一群赝品制作者。少给我说什么张爱玲杜拉斯，你们离张爱玲十万八千里，离杜拉斯八十万里都不止。你们那些由通俗艳史、被殖民心态、月份牌趣味、流行歌词、翻译文学段落、物品商标符号、电影印象、道听途说和浮光掠影以及对大都会的皮相描绘搭配起来的作品，只能骗骗那些趋时逐新不知深浅的乡巴佬。

赝品还在不断滋长。由于公众鉴识力的低下，以及在此基础上批评的低智化，对所谓“文化异类”的保护正走在歧途中——因为不可避免的尖锐性，真正的文化异类并未浮出水面，那些哗众取宠无关痛痒便“适时”地在社会的不设防地带充当了文化异类——这真是对赝品时代的最好注脚和最大讽刺。

当然，单件赝品不必对赝品时代负责。单件的赝品满足的只是一种偷盗和暗中仿制的不光彩喜悦。在赝品写作的核心，那个闪亮登场的叙述者，正如精神分析家莱斯利·法伯所形容的，是“一个秘密的、不可爱的、不正当的自我。”对这样的叙述者，海伦娜·德茨称之为“拟人格者”，他比假的自我更像变色龙，因为他“时刻准备拾取外界的信号，照此形成自己和自己的行为”，一会儿模仿这类人，一会儿又模仿那类人，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的“空洞”。

这种“拟人格者”由于适逢网络时代，通过资讯高速公路截



获全球图像、易死的流行素材、与他人共享话题资源便十分地稀松平常。在此背景下，“拟人格者”就成为网络的“受益者”同时又是网络的“受役者”。这双重身份使他们的写作沦为一种比不真实还要不真实的荒谬活动——它扭曲基本现实和信息，把可疑的事物和所谓的“时髦问题”搬到“在”的位置，混淆公众本来就不善辨别的视听能力。

那所谓的时髦问题，多半围绕着“身体”展开：受虐式的或小布尔乔亚的传统快乐，多动症，爱欲，痛感，听觉神经，等等，成为无知读者经常窥见的身体形象或身体的感觉抒发。它一方面生怕别人不知道地大讲“身体经验”和“身体历险”，另一方面则不断提醒读者“身体的位置”和“身体的移动”——场所，场所和场所间的变移与换幕——这急不可耐的表达背后，恰恰是赝品时代的一个心理症候：极度焦虑，希望被观赏又害怕观赏者把视线移开的焦虑。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都在看他人脱衣裳。这种表演还有完没完？当克里斯蒂娃指出女人被搁置在历史之外时，赝品时代的写作则倒退到自得其乐地把女人重新搁置到了床上或浴缸之中，使之再度成为男人欲望的对象或性幻想的对象。这种消费模式的广泛盛行为何没有受到批评？床和浴缸，这盛载女性躯体的经典道具，为何会反复出现在写作之中？自从马拉被打死在浴缸中之后，浴缸就从悲剧道具世俗化为日常道具；自从塞尚把“出浴女人”描绘成破碎的人体之后，“浴缸里的女人”就从形式主义符号再一次返回到色情符号，或者成为卫生洁具商常用的广告标识——你们在那大量的“浴缸女人”的叙述中，又读出点什么？

生活质量也许在提高，生存的质量却在下降。你们说，“生活无罪”，用这样一句口号，能否逃避生存的质问？生活难道没有问





题？你们说，“不管同意不同意，新的写作出现了，”这是真的吗？假如我说：“不管你们同意不同意，我的否定出现了。”你们又该如何评说？至于我，我什么时候在乎过你们的评说！写作对时代的想象力现在丧失殆尽，它不再是质疑而是献媚，它走的是一条广告的路线，邀宠的路线。对赝品时代的赞美，使写作堕落成双倍的反品，那种蹩脚的故事、自述、小说或非小说，正汇合成庸俗的大合唱，一个想象中的现代的、全球的、物质至上的、躯体享乐的背景及价值系统，正在一厢情愿地抹杀地区差异、文化差异、经济差异和意识形态差异，兴致盎然地拷贝这样一种观念：生活正在进步，生活变得轻松，生活是一连串的享乐，生活是不断的狂欢。

这是不是你们的观点？只要成功出名，怎么说都成？只要你们这么认为，就毋庸置疑？即便不放在宏大的时代背景前，把你们放回到一家三流小剧场，结论都是同样的：不诚实的没有灵魂力量的赝品。

罗伯特·休斯说过：“现在的难题不是国王没有穿衣服，而是在衣服下，根本看不到国王。”这种对安徒生童话的“反写”，正表明我们的时代已从“有趣的童话”滑向了“无味的谎言”。的确，在那个花里胡哨的反品市场的叫卖声中，所有的摊主都有着艳俗的容貌，它仿佛是一张张经过加工渲染甚至篡改合成后的照片，令人遐想其“原型”又令人怀疑其“原型”，而所有的好奇者，潜在的购买者，争睹者，围观者，他们也全被不真实的欲望和需求牢牢地控制。假的作品，假的生活，假的表情，假的故事，假的广告，甚至假的面容和假的肢体，这难道就是你们身置其中的写作市场？也许，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历史间隙，你们由于人云亦云心甘情愿被赝品和劣质文化牵着鼻子走，已经不配看到真实的事物和真实的作品了。





卫慧：做一个上海宝贝

作者：叶敏剑



- A. 她是新新人类的一个精神贩卖者。
- B. 她代表着“70年代后”陌生时代文学的“狂飚主张”。
- C. 她可能在这个城市某个 PUB 里听糜烂而绝艳的 JAZZA 或者干脆狂舞。
- D. 她的第一部半自传体长篇小说是：《上海宝贝》。
- E. 据目击者说，那一夜，卫慧的姿态像一只奇艳无比的蝴蝶。

在这个艳迷的城市，蛰居着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可能会出现于繁华如梦的淮海路上，也会老实地坐在一所法式老洋房里打电脑，也有可能在这个城市某个 PUB 里听糜烂而绝艳的 JAZZ 或者干脆狂舞。

她是新新人类的一个精神贩卖者。她可以在社交活动中隆重出演一个女性作家的身份，当然也可以被划入到城市另类青年的一类中去。

她就是卫慧，是在一个有点吵但灯光很迷人的咖啡店。她穿长裙，头发高高地束在脑后，不化妆，背一个大大的黑色双肩包，举手投足安静优雅，像邻家女孩。我想，这就是写作成绩骄人，又让众人褒贬不一的充满叛逆个性的卫慧吗？

我们从童年开始谈起，卫慧的童年有 3 年时间住在有“海天佛国”之称的普陀山岛上，而且是随当军官的父亲住在岛上最大





的寺庙法雨寺里,(当时岛寺庙被驻军占用),从小她就是一个有点古怪的孩子,不讨父母喜欢,经常跑到荒败的大殿里,看着菩萨发呆,或者与管清扫的老和尚说些生死命运之类玄玄的问题。庙里的钟声和不远处大海的涛声在她大脑某个模糊的地方留下很深的影响,直到现在。她相信这一点。

她说话的样子充满感性的柔软,又深藏知性的聪敏,有时一瞬间会变得非常尖锐而快速。她说她现在的生活与她某些天生的禀赋有关,也与她受过的系统而严格的教育有关。

1995年卫慧从复旦毕业后,辞去稳定的工作,为了一种心目中的极致,追求和失落往往是必须经历的。她搬了一次又一次的家,居无定所,在城市里飘来飘去,记者、编辑、电台主持、咖啡店女侍、广告文案,一个个截然不同的工作,使她有机会检测自己对待挑战的能力,也有机会以最深刻的体验写出一篇篇小说,大胆揶揄这个发展中的后现代的城市浪漫与冷漠。

往往在述及女性作家的时候总有很多人愿意把她们归成一种统一的个性,这实际上在制造一种无性别的人或性别歧视,卫慧的女性思想在她的作品里呈现无疑,强调城市生活中新一代受过高等教育,在经济上在思想上都非常独立的新女性越来越引人注目的表现姿态。《像卫慧那样疯狂》及新近出版的《上海宝贝》就是一次女性主义的宣言。

卫慧在写作创意上的大胆,从以上两部小说的文本中尽现。一般的读者对待震撼实在太过矜持,而卫慧的冲击力由此体现,在这力量的背后是源于卫慧对当今新新人类生活的深层次发掘和极度窥视。在《像卫慧那样疯狂》中,她写道,“我们的生活哲学由此得以展现,那就是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的冲动,服从灵魂演算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尽情地交流





各种生命狂喜包括性高潮的奥秘，同时对媚俗与肤浅、小市民、地痞作风敬而远之。”这话像在黑夜时分有人对繁华时尚的都市发出了一声尖锐的叫声，提醒你认真审度像卫慧那样疯狂的 70 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 X 一代。

《上海宝贝》“布老虎”版是卫慧首部半自传体长篇，这本书是卫慧个人完成的世纪交替仪式，也是送给喜欢她的读者的一个礼物。

此书投放市场后的热销程度及评论家的慷慨评语，注定会在卫慧本人及整个新生代小说创作圈中成为一种里程碑。

在写作期间，卫慧经常是拔掉电话，幽闭一室，通宵达旦地写，写到要发疯的时候，她就只好穿着 6 英寸的高跟鞋，涂着荧光粉，抽着雪茄去 YY 跳舞。跳舞俱乐部里经常会有奇怪的朋友奇怪的事，有一次一个穿黑衣的女子走过来，对她说，你就是那个写《上海宝贝》的卫慧吧，我不喜欢那本书。然后她把一杯葡萄酒泼过来。这样的事并不多见，但却使生活充满戏剧性。卫慧说，这也正是她会一直坚持写作的理由之一。

卫慧以其写作实力证明其价值，她给大众缔造了一个又一个城市新新人类的代言人：倪可，阿慧，张猫，艾夏，米妮，朱迪，她们整合了卫慧某种思想、行动，也能给普罗大众一个关于现代城市生活的预先索引。

说到美，另类式的美是卫慧审美乐趣的重要指向。

她喜欢拍各种古怪的照片，自己设计古典的旗袍，她曾经为庆祝第一本书《蝴蝶的尖叫》出版举办了一个个人派对。约来了复旦的陈思和教授，作家素素、小宝，还有化妆师、摄影师、各种艺术家、模特、演员等社交名流，及中外媒体如文汇、晚报、TIME、SHANGHAI TALK 等。卫慧在派对上随着这个城市目前最流行的酸 JAZZ 像蛇一样地舞蹈。人们看见那精彩的一幕是，

